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唐】吴兢·编著

贞观政要

岳麓书社

贞观政要

〔唐〕吴兢

编著／王贵

标点

岳麓书社

标 点 王 贵
责任编辑 刘 柯
封面设计 胡 颖

贞 观 政 要

〔唐〕吴兢 编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9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0,000印张：11,625印数：1——15,500

ISBN7—80520—279—6/K·64

定价：（精）5.90元（平）4.40元

〔湘岳91—12—1/2〕

湘 新 登 字 007 号

出版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以唐朝为极盛。而唐朝最有光彩的时期，则在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贞观年间。太宗早年随父起兵，南征北战之中，亲眼目睹隋朝的衰亡，震惊于“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而能够用贤纳谏，纠恶政而行善政。虽然只是在专制统治下极为有限地搞了一点“民主”，效果却依然显著。太宗曾对待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之治的经验教训，今天仍不无借镜作用。

《贞观政要》一书，是用记叙君臣问答的形式，将贞观年间最主要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定过程分类编排，而把重点落在用贤纳谏上面，简明精当，发人深省。我们这次以《四库全书》所采元戈直集论本为底本标点印行，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指正。

一九九一年六月

清高宗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东迁以降，风俗日薄，天下无复熙皞之美。虽有质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以屈己从谏、力行善政者，终不能有以震古而铄今。及唐贞观，太宗以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吴兢纂辑其书，名之曰《贞观政要》，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元至顺间，戈直又刊其书，以行于世。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则又在于用此数贤。而数贤之中，又推魏征裨益为多。然魏征不能自必信用于太宗，以见其功业，则又知太宗所以独信魏征，言听计从，而见效若彼者，固人君所当服膺书绅而勿失也。书中分目，目中有条，条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论断之，其有望于后王也深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

明 宪 宗 序

朕惟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尤莫若贞观之盛。诚以太宗克己励精图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征辈，感其知遇之隆，相与献可替否以辅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独盛也宜矣。厥后史臣吴兢采其故实，编类为十卷，名曰《贞观政要》。有元儒士临川戈直，复加考订注释，附载诸儒论说以畅其义。而当时大儒吴澄又为之题辞，以为世不可无，其信然也。朕万几之暇，锐情经史，偶及是编，喜其君有任贤纳谏之美，臣有辅君进谏之忠，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顾传刻岁久，字多讹谬，因命儒臣重订正之，刻梓以永其传。於戏！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朕将远师往圣，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专于是编，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为行远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读者鉴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吴澄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余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余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余年，三代以后享国之久，唯汉与唐。唐之可称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创业守成之事，纳谏求治，励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钱，外户不闭，故贞观之盛，有非开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为唐三宗之冠。史臣吴兢类辑朝廷之设施，君臣之问对，忠贤之诤议，萃成十卷，曰《贞观政要》。事核辞质，读者易晓，唐之子孙奉为祖训。圣世亦重其书，澄备位经筵时，尝以是进讲焉。夫过唐者汉，孝文之恭俭爱民，可镜也。超汉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恶旨酒，可规也。继夏者商，成汤之不迕声色，不殖货利，可师法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载《二南》、《二雅》、《周颂》之诗，《召诰》、《立政》、《无逸》之书，义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跻泰和景运之隆乎？然譬之行远必自迓，譬之登高必自卑，则《贞观政要》之书，何可无也！庶士戈直考订音释，附以诸儒论说，又足开广将来进讲此书者之视听，其所裨益岂少哉！

前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澄题辞。

郭思贞序

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顺人之道，尽乎仁义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资，克敌如拉朽，所向无前。天下甫定，魏郑公力排封德彝之缪，以仁义进，虽太宗未能允迪其实，有愧于修齐，然四年之间，内安外服，贞观之治，亦仁义之明效欤！史臣吴兢类为《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复逆，询谋之同，謇谔之异，所以植国体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贤之论以释之，翰林草庐吴公叙其首，以属于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广陵，谋于宪使日新程公，将有以广其传也。程公慨然，即以学廩之羡饷诸梓。呜呼！仁义之心，亘古今而无间，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进辅于圣朝，则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观是编者，尚曷之哉！

至顺四年岁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奎章阁大学士郭思贞书。

戈直序

《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盖两汉之时世已远，贞观之去今犹近。迁、固之文，高古尔雅，而所纪之事略，吴氏之文，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书传写谬误，窃尝会萃众本，参互考订，而其义之难明，音之难通，字为之释，句为之述，章之不当分者合之，不当合者分之，自唐以来，诸儒之论莫不采而辑之，间亦断以己意，附于其后，然后此书之旨颇为明白。虽于先儒穷理之学不敢妄议，然于国家致治之方未必无小补云。

后学临川戈直谨书。

贞观政要原序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唐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修文馆学士吴兢撰。

按：兢，汴州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唐长安中，二人者当道，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神龙中，为右补阙，累迁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复修史，于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随事载录，以备劝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贞观政要》。开元中，为太子左庶子。又尝私撰《唐书》、《唐春秋》。兢居官

多忠諫，敘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謂今董狐云。

目 录

卷一

- 论君道第一..... (2)
论政体第二..... (12)

卷二

- 论任贤第三..... (35)
论求谏第四..... (58)
论纳谏第五..... (69)

卷三

- 论君臣鉴戒第六..... (97)
论择官第七..... (108)
论封建第八..... (123)

卷四

- 论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37)
论尊敬师傅第十..... (142)
论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49)

卷五

论仁义第十三	(173)
论忠义第十四	(175)
论孝友第十五	(188)
论公平第十六	(191)
论诚信第十七	(206)

卷六

论俭约第十八	(213)
论谦让第十九	(219)
论仁侧第二十	(223)
慎所好第二十一	(226)
慎言语第二十二	(229)
杜谗邪第二十三	(233)
论悔过第二十四	(238)
论奢纵第二十五	(241)
论贪鄙第二十六	(244)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251)
论文史第二十八	(259)
论礼乐第二十九	(264)

卷八

- 论务农第三十.....(279)
论刑法第三十一.....(282)
论赦令第三十二.....(295)
论贡赋第三十三.....(298)
辨兴亡第三十四.....(302)

卷九

- 议征伐第三十五.....(307)
议安边第三十六.....(324)

卷十

- 论行幸第三十七.....(333)
论畋猎第三十八.....(336)
论灾祥第三十九.....(340)
论慎终第四十.....(346)

贞观政要卷一

愚按：贞观者，唐太宗表年之号也。《易大传》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犹言天地之文理主于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吴兢类辑贞观间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纪曰：“太宗姓李氏，讳世民，陇西成纪人，为凉武昭王八世孙，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窦氏。生而不惊。方四岁，有书生谒高祖曰：‘公贵人也，必有贵子。’及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书生既去，乃采其语，名之曰世民。”及长，聪明英武，有大志，能屈节下士，结纳豪杰，佐高祖以定天下之乱，功业日隆。隋义宁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禅，国号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贞观。在位凡二十三年，为一代之贤君。其言行之美，政治之盛，与夫任贤使能之方，从谏乐善之道，大略皆聚此书也。后文宗读此，慨然慕之，故太和初政，号为清明，则是书也，不无补于治云。

君道第一凡五章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①，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②。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黷既作^③，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④魏征^⑤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⑥，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⑦。”

愚按：《中庸》九经，修身为先；《大学》八目，修身为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尧必克明峻德而后能黎民时雍，舜必帝德罔愆而后能万邦咸宁，禹必祗台德先而后能朔南暨声教，汤必懋昭大德而后能表正万邦，武王必建其有极而后能作民父母。盖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浊者也。后之人君，若汉高之约法除苛，文、景之几致刑措，宣帝之综核名实，光武之恭勤俭约，明帝之明察善断，孝章之宽厚长者，其爱民之心，治民之具，盖亦有合乎先王者矣，特其本原之地有未纯焉者尔。由此观之，身心与家国天下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与家国天下为二者，三代以下

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当大乱之后，芟除群雄，拓定四海，一旦君临南面，首告其群臣曰：“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征斯时正当告之以《中庸》之九经，《大学》之八目，于以阐扬圣学之奥，于以发明心术之微可也，顾乃以楚王、唐何之言言之，何其远哉！使太宗斯时得闻二帝三王之学，必将终始如一而无一晚年之悔，内外如一而无宫闱之愧矣，岂特贞观之治而已邪？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征能赞美之而不能发明之也。吴氏编是书，置此于开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注】①股，一作胫。啖，音淡，食也。②扰，亦作损。③谗，音淡，痛怨也。④唐制，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之职。⑤详见《任贤篇》。⑥楚，春秋时国名，僭称王。詹何，楚詹尹之后，隐于钓。楚庄王闻而异之，召而问焉。出《列子》。⑦按《通鉴》：“武德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尝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与此章辞异而旨同，故附见于此。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蕘①。’昔唐、虞之理②，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④；谗言庸回，不能惑也⑤。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⑥。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⑦。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⑧。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